

清代皖派《论语》诠释特点论^{〔*〕}

○ 乔 芳¹, 柳 宏²

(1. 江苏大学 文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2.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清代乾嘉时期,学术风气由清初反对宋学空疏的经世致用转向尊古崇汉的考据实证。吴、皖两派并世而出,在《论语》诠释方面充分彰显出时代特质。精于名物是皖派区别于吴派的主要特色,崇尚古注是皖派与吴派最为相近趋同的诠释特点,权衡汉宋、不别古今是皖派区别于吴派最为突出的诠释个性。皖派《论语》诠释以训诂通义理,由“求古”趋“求是”,成就显著、影响深远。其学术风格受时代风潮的熏染孕育,亦与独特的学术渊源和地域环境密切相关。

〔关键词〕清代;皖派;《论语》;诠释特点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11.016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风气由清初反对宋学空疏的经世致用转向尊古崇汉的考据实证,汉学成为正宗,当世名儒咸趋此途。前有惠栋(1697—1758)标汉学大帜于吴,后有戴震(1724—1777)集大成于皖,吴、皖两派遂由二人籍贯得名。吴、皖既以学派分称,自有相对独立的学术群体和学术风格,在《论语》诠释领域亦呈现相异的诠释特点和治学方法。皖派《论语》诠释主要有江永(1681—1762)《乡党图考》、赵良猷(1727—1762)《论语注参》等。通过细读文本,厘清其诠释个性与治学宗尚,分析其与吴派《论语》诠释的区别和联系,进而思考清代《论语》诠释的演进轨迹及学术思潮的嬗变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清代

作者简介:乔芳(1971—),文学博士,江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学与文学研究;柳宏(1959—),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学诠释学等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ZX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13YJA75103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ZWB001)的阶段成果。

桐城学人刘开(1781—1821)、姚永朴(1861—1939)均有《论语》注本,二人虽然占籍安徽,但学术师承与皖派没有关系,经学宗尚虽有相似之处,但区隔亦十分明显,若将其置于皖派研讨则有牛马之嫌,很是勉强,因此本文不予讨论。

一、精于名物

古代所谓名物训诂,即指训诂学在物名考释中的具体运用。早在东汉,许慎(约58—约147)《说文解字》已初见端倪,后汉刘熙(生卒年不详,约生于160年左右)、南唐徐铉(916—991)等人也都致力于名物命名之源的探求。刘熙《释名序》明示其撰著动机为探求事物命名的缘由,寻求声音和意义对应的规律。清代掀起了名物探源的高潮,吴、皖两派并世而出,为反对宋学空疏、倡导实证学风作出了巨大贡献。

皖派源于江永,成于戴震,在《论语》名物训诂方面显示了独特个性,取得了卓著成就。

江永《乡党图考》开名物训诂专题研究先河。其一生致力于《礼》经研究,“凡古今制度及钟律声韵,无不探赜索引,尤深于《三礼》及天文地理之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与埒匹”^[1]。江永又精于音声训诂,著《古韵标准》等。如此实践及学养,锻造孕育了撰制《乡党图考》的独特素质。

《论语》二十篇,《乡党》是其第十篇。江永《乡党图考》序云:“《乡党》一篇,稍涉制度名物,亦千百之十一。从来为制义者,往往难之。”^[2]故撰“《乡党图考》十卷,自圣迹至一名一物,必稽诸经传,根诸注疏,讨论源流,参证得失。宜作图谱者,绘图彰之,界画表之”,藉此克服“制举业者,志在弋获,惮于寻源”“涉猎皮毛,挂一漏万”^[3]的弊端。该书全篇“取经传中制度名物有涉于乡党者,分为九类。曰图谱、曰圣迹、曰朝聘、曰宫室、曰衣服、曰饮食、曰器用、曰容貌、曰杂典”^[4],一类一卷,惟衣服类分上、下两卷,故为十卷。

经学史上的以图释经,并非江永首创。相传郑玄曾作《三礼图》,东汉阮谿撰有《礼图》三卷,唐人张镒作《二礼图》,宋人杨复曾作《仪礼图》。以图表释《论语》者亦有先例。宋人林起宗著有《论语图》《四书图解》。江永并未生搬硬套前儒成图,在前人基础上作了很大改进完善。《乡党图考》以卷一“图谱”为总论,分设“孔子先世图”“诸侯宫寝朝廷庙社总图”“天子外朝图”“诸侯治朝燕朝图”“公门图”“大门外摈介传命图”“庙中上宾相礼图”“庙中行聘礼享礼图”“庙中行私觐图”“宗庙制度图”“诸侯五庙图”“聘用圭璋图”“服制差等图”“冕弁冠服所用图”“车舆图”“席图”等。图谱配有文字,以后各卷不再绘图,仅以文字详加考证,具体精核。此以“图谱”为总论之写法,形象直观,著述体例很有特色。

江永诠释《论语》,稽考名物源流、追溯圣人圣迹的意图显豁。《乡党图考序》云:“有明一代,流传之文,体固淳质,实类捉衿见肘。有能举典不忘祖者,伊谁与?我朝经学远轶前明,数十年前淹通之才辈出,专家之业皆可传远。经学至为纠纷,著述家得其大者遗其细。如宫室、衣服、饮食、器用,皆未暇数之。”^[5]如卷

二“圣迹”，通过“先世考”“始生至为委吏乘田考”“母卒考”“学官适周反鲁考”“适齐反鲁不仕考”“仕鲁考”“去鲁周游考”“归鲁至卒考”等若干重要环节对孔子一生之足迹进行周密考证，同时勾稽有关文献记载之龃龉、粗疏、讹误处，征引各类经、传、注、疏等互参考证，后附按语精辟解说。如“反鲁考”条，先辑出《史记》记载，后考曰：“按《孔子世家》诛少正卯、三月大治、归女乐、去鲁适卫，皆叙于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筑蛇渊圃，大蒐比蒲，皆非时劳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听其行之，则何以为夫子？考十二诸侯年表及鲁世家，皆于定十二年书女乐去鲁事，年表及卫世家皆于灵公三十八年书孔子来鲁之，如鲁卫。灵三十八当鲁定十三，盖女乐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间，去鲁实在十三年春。鲁郊尝在春，故经不书，当以卫世家为正。夫子春去鲁，而夏筑蛇渊圃，大蒐比蒲，诸秕政即作，尤可见圣人在位之有裨也。”^[6]足见江永采用图谱与文字结合、形象描绘与名物训诂呼应的考证匠心。

《乡党图考》全书对于《乡党》篇中礼仪、名物、制度的注释几乎达到穷形尽相的程度。举凡一名一物，必稽诸经传，根诸注疏，讨论源流，参证得失。全书以“图谱”一卷为总论，其余各卷为分论。每卷又有总论和分论，如卷七“饮食”，在前有“始为饮食考”之基础上，后缀以“通考食味调和”“饌考”“米精粗考”“食考”“肉考”“割肉考”“鱼考”“馁败考”“脍考”“脯考”“羹考”“酱考”“色恶臭恶考”“失饪考”“不时考”“姜考”“果实考”“食礼考”“侍食考”“赐食考”“祭食考”“变食考”“祭肉考”“饮食考”“酒考”“药考”等，举凡《乡党》篇饮食之事尽数囊括。又如卷九“容貌”，以“容通考”为总论，下设“言容考”“色容考”“目容考”“鞠躬考”“手容考”“拜考”“揖考”“授考”“立容考”“行容趋容考”等，总分勾连，点面结合，纲举目张。

江永精通三礼，因而有能力解决礼制记载方面的若干疑难问题。如卷三“通考诸侯相朝聘”论“朝”与“聘”的区别是其典例。其先引《周礼·秋官·大行人》：“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7]继而引《仪礼注疏》中郑玄注语：“小聘曰问。殷，中也，久无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国朝焉，小国聘焉。此皆所以习礼考义，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择有道之国而就修之。”^[8]再引《周礼注疏》贾公彦之疏：“诸侯邦交，谓同方岳者，一往一来为交，谓己是小国朝大国，己是大国聘小国。若敌国，则两君自相往来。但春秋之世，有越方岳相聘者，非正法也。”^[9]又引《王制疏》孔颖达疏云：“知君即位，大国朝焉，小国聘焉者。以襄元年，邾子来朝，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左传》云：‘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邾是小国，故相朝。卫晋是大国，故称聘。若俱是敌国，则亦来聘朝。”^[10]最后按语曰：“享礼用圭者，唯二王后享天子。郑此注云：其于诸侯亦用璧琮耳，则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无用圭之事。郑注《乡党》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邢疏引《小行人》文，不能辩正。《集注》遂承其误。”^[11]江永会通群经，论证了“朝”与“聘”的行为主体在社会等级或政治力量方面的差异，考出各阶层行礼主体在礼器使用方面的具体规制，纠正了郑《注》、邢

《疏》、朱熹(1130—1200)《集注》的讹误。

又如卷四考“宫室”最后,从《朱子语类》中辑出朱熹“路寝庭朝为内朝”之解说,结合《乡党》第2章、第4章,引郑注《太仆》《左传成公六年》《玉藻》等经史文献,具体考证内朝与外朝、常朝与正朝的区别,指出《乡党》“不记正朝时事”“记过位升堂,正是内朝议政时位者。”^[12]此说在卷四“燕朝考”条得到进一步确认,“治朝既毕,复视内朝,《乡党》所记是也。”^[13]强调胡寅不得以秦制解说周制的治经原则,最后申说“补朱子此条详言之”的缘由,告诫今人治经若“不考古人宫室之制”,必然导致“一知半解,贻误后学”。可见其见解精辟、考证精湛。《四库提要》云:“今考永谓异姓之臣得入内朝,永说为是。”指出《乡党图考》“考核最为精密,其中若深衣、车制及宫室制度尤为专门,非诸家之所及。”^[14]

皖派精于名物、重于礼制的特点在赵良猷《论语注参》中亦有表征。赵氏熟悉古代典章制度,偏好以礼释《论》,凡涉及名物典制,按语尤多。

如《学而》第五章“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注“使民以时”,按语曰:“此说亦只是余意。自当以邢《疏》所引《左传》《王制》《周礼》为是。”^[15]赵氏有时直接在按语中道明自己喜欢以礼说经的理由。如《八佾》第二十二章解“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句释“反坫”,先引“何氏《注》:郑云反坫,反爵之坫,在两楹之间,其献酬之礼。更酌、酌毕,则反爵于坫上。邢疏《乡饮酒》,是乡大夫之礼,尊于房户间;《燕礼》是燕已之臣子,故尊于东楹之西。若两君相敌,则尊于两楹间,故其坫在两楹间也。熊氏云:主君献宾,宾筵前受爵,饮毕,反奠虚爵于坫上。于西阶上拜,主人于阼阶上答拜。宾于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饮毕,反此虚爵于坫上,主人阼阶上拜,宾答拜。是宾主饮毕,反爵于坫上也。注文不具耳。”接着赵良猷云:“按此疏说礼最详,故录之。”^[16]由此,见出赵氏对古代礼制的兴趣以及精于训诂的治经特点。

又如《学而》第五章注“道千乘之国”时,引何晏(?—249)《注》后,按语曰:“千乘之说,《集注》无明文。后世作文者,多依马说,盖取其便于敷衍耳。其实方千里封公则四公一段,仅见于《周礼》,与诸书皆不合也。《论语》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以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证之,则千乘是百里大国,则指当时齐晋秦楚之兼并者言也。《左传》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尚书》,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岂独《孟子》《王制》之言为合哉?”^[17]赵氏由古及今,视野开阔,虽未考出确凿结论,但足见赵氏对古代礼制的熟悉程度及对先贤时人成说的审慎态度。

二、崇尚古注

吴、皖两派以惠栋、戴震为代表。戴震自言“定宇求古,吾求是”^[18],明确区隔了吴、皖两派的经学追求。梁启超(1873—1929)曰:“惠氏之学,以博闻强识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19]又曰“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20]章太炎亦从宏观角度区别了吴派、皖派经学研究“求古”与

“求是”的相异学风。事实上,吴派“求古”中不乏“求是”的内涵,而皖派的“求是”也以“求古”为基准。从学术追求演变时序考察,吴派由“求是”而变“求古”,皖派则由“求古”而趋“求是”,两派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均有鉴于宋儒说经的“凿空”,转而求之更为近古的汉代经注;均向慕三代,以训诂古字古义、传言古代文献为宗旨,凸显了乾嘉之际求古求是的学术风范。客观而言,不能据以简单评判“求古”“求是”的高下优劣。

戴震未有《论语》专书,故论及皖派《论语》诠释,必须上溯江永。江氏一门,经史传家。江永幼年即以《十三经注疏》为业,二十七岁开馆授徒。此时即潜心《礼经》,发愿结撰专书,以成朱子晚年纂修《仪礼经传通解》未竟之志,历时十余年成《礼经纲目》。乾隆元年(1736)六月,清廷开馆纂修《三礼义疏》,《礼书纲目》列入其中。乾隆三年(1738)春,江氏修书与名儒汪绂(1692—1759)叙述《礼书纲目》大要,探研彰明古礼、古乐,以明“存古”“道古”“志古”“好古”之为学旨趣。

因此,江永《乡党图考》复古寻根意图明显。在儒家经典中,关于礼制的记载最难掌握,原因之一是礼器与行礼的实际情形难以确考。江永以图释经,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复原真相。其《例言》云:“孔子先世及纪年及制度名物,当为图谱以显。图谱正未易言,《史记》《家语》《阙里志》《历聘纪年》《年谱》诸书,参错不一,当加考核,以审从违。他书所绘制度器服诸图,多本宋初聂崇义《三礼图》,往往与经谬戾,讹以传讹,鲜能订正古人。宫寝朝庙,苟无精详之图,安知门朝堂阶若何布列,聘享宾相若何行礼。衣服无图,则冠冕不知其形,衣裳不知其制,尊卑不知其差,三裘不知所用。至车舆一图,传说已久,全非古之车形,何以执绥而升车?何以车中不内顾?图学安可无根?兹为图谱一卷,务求精核,颇异他图云。”^[21] 撰制图谱,对先秦以下典籍参错之处加以考核,对前人所作与经谬戾、讹误之图谱予以订正,复古寻根之旨趣鲜明。

《乡党图考》在内容安排上,亦体现返本尊古倾向。前引其序曰:“自圣迹至一名一物,必稽诸经传,根诸注疏,讨论源流,参证得失。”如卷五“衣服上”设“始制衣服考”、卷七“饮食”设“始为饮食考”等,均能数典怀祖。又如卷四“门考”,江永按语云:“《集传》云:‘太王之时,未有制度,特作二门,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为天子之门,而诸侯不得立焉。’朱子又云:‘《书》天子有应门,《春秋》书鲁有雉门。’《礼记》云:‘鲁有库门。’《家语》云:‘卫有库门。’皆无云诸侯有皋、应者,则皋、应为天子之门,明矣。此为定说。《注疏》言鲁有库、雉,他国诸侯有皋、应者,皆非。”^[22] 还如《乡党图考》卷五按:“笏者,古人以为服饰常插之于带间,有事出之,无事仍插之,礼经皆言搢笏,后世谓之簿,又谓之手板,不插而执之,乃有持簿执手板之事,又有垂绅正笏之文,皆非古制。《疏》中凡言执笏者,皆误也。”^[23] 凡此,皆可看出其崇尚古制的编撰理念。

皖派尊古色彩在赵良猷《论语注参》中亦有明显体现。《论语注参》引用古注约有80多处,引用宋注有30余处,主要集中于邢昺(932—1010)《论语注疏》和朱熹《论语集注》两种。考察《论语注参》可知,赵氏引邢《疏》多取古注。如《乡

党》篇“侃侃如也，诤诤如也”条，先引何氏《注》：“孔曰：侃侃，和乐之貌；诤诤，中正之貌。”按语云：“此与朱子注正相反，然自有深意。汉训近古，似为可从。朱子释诤诤为和悦，而加‘而诤’二字，或亦有见于此也。近世有论此注，谓不当加‘而诤’二字者，则何如仍古注之为得耶。”^[24]赵氏将汉注与朱注比较，指出“汉训近古，似为可从”，并与近世解说互参，强调“仍古注为得”。如《述而》“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条，引出郑《注》、邢《疏》后，其按语曰“此说于士字，虽有著落，然语颇粘滞。惟言若于道可求者，是主于义。语自胜也。”^[25]在郑《注》和邢《疏》的考量中，权衡出郑《注》“主于义”而“自胜”的结论，坦言尊古注之因。再如《乡党》“必有寝衣”条，先引“何氏《注》：孔曰：今之被也。”按语云：“寝衣无考。朱子移此句于‘斋，必有明衣’之下，故解此殊觉费力。若从古本次之，则孔《注》语自简明。”^[26]点明从古本之由。赵良猷诠释《论语》参引宋儒较多者的是王应麟（1223—1296），而王应麟《困学记闻》是考据学名作，其所参采多为汉儒之说。此外，其参引清儒较多的是何焯，何焯是校勘家，宗汉学。赵氏引何焯常常采取仅备一说的态度，按语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尊古色彩。如《学而》篇“使民以时”条，明确指出引用何氏之论只是聊备“余意”，强调当以“邢《疏》所引《左传》《王制》《周礼》为是”^[27]。无疑，邢昺所引三书去古未远，更为接近经文本义原义。

赵良猷释《论》看似汉宋兼采，实为尊古注多。《论语注参》对宋儒注疏也有肯定赞同，但肯定时似有保留，赞同时又留有余地，全书明确肯定宋注的不到10处。如“邢氏此疏，是引释文所载范宁之说，然厚薄之训，似未为的，存之以备一解可也。”^[28]“邢疏言，或可从”^[29]。即使赞同也常伴随着批评，如“邢氏此疏最为详核，但言缁衣，未兼祭服，于义不备。”^[30]又如“邢氏此疏，辨驳明白，而终之曰‘或以为假设之词也’，语谬甚。”^[31]还如“邢疏不能为之发明”^[32]等。赵良猷没有家学渊源，亦没有师承相授，因而没有门户壁垒。尽管如此，康乾之际反对宋学空疏之风无疑会对其产生影响；同时，皖地学术风格无疑也会陶冶他的学术兴趣。因此，他不可能超越时代学风的浸染，也难以脱离那方土地的润泽，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尊古崇汉即成为赵氏释《论》的主要倾向。

三、权衡汉宋

清初统治者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意识形态的考量，不得不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正统学术，在某种程度上固然起到了消弥汉族知识分子敌视异族统治的作用，但在神州荡覆的民族苦难中，一大批富有民族气节的遗民知识分子决不会为这一点“实惠”而失节或折腰。顾炎武、王夫之、毛奇龄等在民族主义情感的激荡下，大胆诘难宋学的空疏，成为反对宋学“冲锋陷阵之猛将”^[33]，吴、皖两派都加入了这一行列。惠栋认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火”，江声认为“性理之学，纯是蹈空”，戴震明确表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34]。强调运用小学训诂方法，重新研究经注，将程朱附会于经的注解一一加以破除，以恢复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然皖派又区别于吴派，如皖派对汉代

经学的家法师法并不一味尊信,对宋儒经解并不简单否定;也不单纯“唯汉是好”而强调实事求是,不拘于训诂而注重领会经言本义阐发个人思想。总体而言,皖派在学术宗尚上,持守实事求是、理性客观的态度,不主一家,权衡汉宋,又超越汉宋。

江永《乡党图考》对宋学多有驳难与批评。其云:“自讲章时文之学盛,而注疏之学微,游谈无根,其弊也久。前明诸钜公名手,于毛、郑、贾、孔之言,盖有终身未一寓目者,观其著述与其时艺,即可窥其底里。是书引经稽典,必以注疏为主,后儒之说附之。注疏有未当,乃参考而明辨之,此穷经之方也。”^[35]邢昺《论语注疏》是《论语》汉唐注疏之学的集成之作,也是宋以后学人公认的权威著作。自江永《乡党图考》问世起,学术界对该书的不足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无论江永主观上是否有意与邢氏争胜,在客观上他是大力驳诘《论语注疏》的。如卷三“执圭行聘考”,先引《仪礼·聘礼》经文,再引《礼记·聘义》经文,后引贾公彦疏。江永按曰:“《司仪》疏谓辞其以客礼,当已误矣。《司仪》既言旅摈三辞,此不言三辞者,文不具耳。下文辞玉,亦当三辞,不言三辞者,亦省文也……辞主人有四,宾有三。邢疏不言三辞,非也。”^[36]又如卷五:“笏者,古人以为服饰常插之于带间,有事出之,无事仍插之,礼经皆言搢笏,后世谓之簿,又谓之手板,不插而执之,乃有持簿执手板之事,又有垂绅正笏之文,皆非古制。《疏》中凡言执笏者,皆误也。”^[37]均指出邢《疏》之非。

江永不仅批评邢《疏》,对朱《注》亦予以驳正。卷三“通考诸侯相朝聘”条,引《仪礼注疏》及《王制》云:“凡君即位,大国朝焉,小国聘焉。《周礼注疏》曰:‘诸侯邦交,己是小国朝大国,大国聘小国’”,后引《左传》“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论证了“朝”与“聘”的行为主体在社会等级或政治力量方面的差异,指出不同等级的行礼主体在礼器使用方面的具体规定。再引《秋官小行人》郑注。最后江永按语曰:“享礼用圭者,唯二王后享天子。郑此注云:其于诸侯亦用璧琮耳,则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无用圭之事。郑注《乡党》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邢疏引《小行人》文,不能辩正。《集注》遂承其误。”^[38]仔细分析江氏按语,拈出邢《疏》与郑《注》两相对照,则可发现,第一,郑《注》完全没有论及“上公及二王之后享天子,圭以马”等,此盖有邢氏不能将《小行人》经文与郑《注》予以具体辨证,抑或将其与贾公彦疏杂糅混沌所致。第二,郑注强调“五等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而不用圭璋。而邢氏误将“用圭璋者”之范围任意扩大。第三,邢氏仅据《玉人》“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是也。”认为“其诸侯相朝所执之玉与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进而推断“明相朝礼亦当然”,显然有偏颇之嫌,断章之妄。至此,邢氏之粗陋甚明。然朱注又如何“承其误”?朱熹注《乡党》篇“执圭”章云:“圭,诸侯命圭聘问邻国,则使大夫执以通信。……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实。……此一节记孔子为君聘于邻国之礼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鲁,至十三年适齐,其间绝无朝聘往来之事。疑使摈、执圭两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当如此尔。”^[39]显然,朱熹认为诸侯使大夫聘于邻国,可享用圭璧,其承邢氏

之误,毋庸置疑。

赵良猷亦有对邢《疏》之否定。如释“先进后进”句,引何晏注后按曰:“此注稍牵强。然谓先进后进,为先仕后仕,正对下用字,义亦可从。邢疏乃因下章郑注而谓‘此评其弟子之中仕进前后之辈’,语极无理。”^[40]赵良猷认为:何注牵强,但若释“先进后进”为“先仕后仕”,联系下文“若用之,则吾从先进”句分析,恰上下相对,从之有理。然而邢《疏》据下章郑《注》释“先进后进”以评论孔子弟子,实乃无理。此“下章”,当指“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郑曰:“言弟子从我而厄于陈、蔡者,皆不及仕进之门而失其所。”^[41]可见,“下章”是有关孔子及弟子情况的叙述,而“上章”则是有关社会现象的分析,邢氏借“下章”而析“上章”,此处不妥。故赵氏断其“语极无理”,实为精当。当然,赵氏对宋儒的否定较为和缓,常常在互参比勘中显示高下优劣,体现其理性求是精神。如“必有寝衣”条,按曰:寝衣,无考。朱子移此句于“斋,必有明衣”之下,故解此殊觉费力。若从古本次之,则孔注语自简明。^[42]又如“加我数年章”条,按云:邢《疏》“四十七之说”,不知何本,然古书多不可考。虽行事尚有错简,况于所言,而必可以年实之乎?何《注》语自无弊,邢《疏》多事也。^[43]上两例,是与朱熹《论语集注》、邢昺《论语注疏》比较分析之后,否定朱、邢之说而认同古注。考稽诸本,结合史实,赵氏认同古注有理有据。

皖派《论语》诠释并不一味否定宋说,亦有对宋儒的肯定。江永《乡党图考》卷二论及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时云:“按《荀子》《家语》《史记》皆有诛少正卯事,朱子曰少正卯之事《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亦不道也,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诸儒愤圣人失职,故为此说,以誇其权耳,今亦不录。”^[44]孔子诛杀少正卯之事,是学术史一桩悬案。朱熹以前,学界承《荀子》之说,认为孔子杀了少正卯。江永在卷一《孔子年谱》中未载此事,此处又云“今亦不录”,显然是认同朱子关于孔子未杀少正卯之事的观点。再如卷二言及“楚昭王迎孔子,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时,江永曰“按《索引》云:古者二十五家为里,里各立社,书社者,书其人名于籍。盖以七百里书社之人封孔子也,然则此里非延长之里。朱子疑书社七百里,无此理。愚谓此史迁属辞之不善耳。当云书社七百,如《左传》书社五百,《荀子》书社三百之云,则无疑矣。”^[45]此处江氏指出朱子之怀疑当为“史迁属辞之不善”,无疑从朱子之说。赵氏对邢《疏》也有肯定。如“斋必变食”条引邢《疏》后按曰:“邢氏此说,甚有意义。凡常虽圣人,恐不能如此,势有所不可也。又况圣人之言,则著为教,若责人之凡常如此,是不知民生之疾苦艰难矣。”^[46]

值得注意的是,皖派虽然崇尚古注,但并不泥古,也有对汉儒古说的驳难。江永《乡党图考》卷三“《论语》执圭,包咸曰:‘为君使聘问邻国,执时君之圭。’”其云:“按大夫聘执瑑圭,《周礼》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执。包氏谓执君之圭,误矣。”^[47]卷四“宁考”条云“孔《疏》谓诸侯内屏在路门内,天子外屏在路门外,近应门,甚误。”^[48]卷五“兼考玄端服”条,江永曰“按郑言不以玄冠名服者,是为缁布

冠陈之,非也。朝服玄端及深衣,皆用玄冠,虽不为缁布冠陈,亦不可以玄冠名服。”^[49]卷五“帷裳考”条云:“王注乃对上衣言之,误矣。”“王说又举丧服之裳曰削幅者为杀,误甚。”^[50]卷八“绥考”条指出“贾谊《容经》云:立垂以经立之容,右持绥而左臂诎,此说非是。”^[51]江永从包咸、孔安国、郑玄、王肃、贾谊逐一纠偏,一个也不放过。不仅如此,江氏还慧眼如炬,考出《大戴记》《韩诗内传》《家语》《史记》中的讹误与错漏。如卷六“佩考”条云:“按《大戴礼》《韩诗内传》皆言在衡为鸾,在轼为和,非也。”^[52]卷二“学官适周反鲁考”条,“按《史记》不考僖子卒在昭二十四年,此传为终言之,而叙此事于十七岁。误甚。”^[53]卷二“先世考”条指出“《史记·宋世家》湣公名共而云熙,盖《家语》传写各有误耳。”^[54]

赵良猷同样不别古今汉宋,对古注汉说不庇护迁就,该是则是,该非则非。如《卫灵公》篇“天下有道章”云:“何氏《注》孔曰:平王东迁,周始微弱。诸侯自作礼乐,专行征伐,始于隐公,至昭公十世,死于乾侯。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为家臣所囚。马曰:杨虎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齐。”“按此就鲁言之,亦自可通。但言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齐。三世字,殊无据。此融之陋也。”^[55]《宪问》篇“谅阴三年”条,赵氏引曰:“何氏《注》孔曰:‘谅,信也;阴,犹默也。’邢疏谓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礼记》作谅闇。康成以为凶庐。非孔义也。”并在其后按语云:“孔以信默释谅阴,愈于郑氏凶庐之说。”^[56]前例赵氏批评马融之说“殊无据”,后例认为孔氏之说“愈于郑氏”,贬抑郑玄之倾向十分鲜明。赵氏对古注及先儒之有异说者,亦常评其失,持论很讲究分寸。相关的按语还有“解此殊觉费力”“尤非是”“未豁”“语谬甚”“非此句正诂也”等等。赵氏在评得失、论是非的同时,对一些较为复杂、没有把握的问题,不作简单评判,常下“亦可存参”“可备一说”“此说可用”“以广见闻”等按语,体现出客观开明的诠释思想。

四、小 结

要之,皖派《论语》诠释特色在于精于名物、崇尚古注、权衡汉宋三端。精于名物是皖派区别于吴派的主要特色,崇尚古注是皖派与吴派最为相近趋同的诠释特点,权衡汉宋、不别古今是皖派区别于吴派最为突出的诠释个性。

第一,皖派与吴派崇尚古注,是时代风潮熏染下的必然选择,但发展路径却吴皖分途。山河破碎、国仇家恨驱使着清初大儒疏离空疏宋学,一批明朝遗老在行为选择和治经实践方面已经做出了抵抗和复古的表率。顾炎武在苏州、昆山参加了反清斗争。其著《日知录》一书,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王夫之在清兵南下时,曾在衡山举兵反抗,后著《论语大全说》,体现出尊经复古、排老辟佛的倾向。毛奇龄著《论语稽求篇》,其目的是攻驳“宋儒之书”,追求《论语》去古未远之真义与本意。顾炎武占籍昆山,距吴皖最近,其治学态度和追求也最容易泽被吴皖学人。吴、皖两派最大的相似之处,都是有鉴于宋儒说经的“凿空”,故而追求去古未远的汉代经注。当然,吴派先起于苏州,皖派后立于徽州,从吴派到皖派是学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吴派信奉“凡汉皆好”“凡古必真”是出于情感

上与宋儒分隔,但终因趋向“胶固、盲从、褊狭”^[57]遭致诟病的话,皖派遵从古注而不泥古,其“不别古今”“不分汉宋”则是在新的学术资源、学术境遇下的理性探索。如此形成了吴、皖两派治学的不同路向,即“求古”与“求是”的相异学风。不过,细考可知,吴派“求古”中不乏“求是”的内涵,而皖派之“求是”则以“求古”为基础;从演变进程看,吴派由“求是”而变“求古”,皖派则由“求古”趋向“求是”。

第二,由训诂求古义是吴、皖两派的共同追求,但皖派的成就主要在名物礼制方面。吴、皖两派十分重视由音韵训诂以通义理的治经方法,此乃清初以来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吴派学术主张博通,为恢复由孔子整理和传授的“六经”本义,强调由字词入手研究经书,而字词训诂必须以汉儒笺注为主要依据。惠栋《论语古义》以古字古音为始基进而考述“古义”。皖派学者在文字训诂方面的修养亦十分深厚,主要集于古韵研究方面。皖派源头人物黄生(1622—1696)曾著《字诂》,江永亦著有《古韵考》,戴震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并根据古文字的音与声推求出“故训音声相表里”的规律。当然,戴震三十五岁在扬州结识惠栋后,文字训诂研究方面受惠栋的影响明显,声称经学研究在于“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58],与吴派一脉相承。

第三,吴、皖两派均能坚守汉学,但吴派多“株守汉儒”而“不敢出入”,抱定“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不放;而皖派则能跳出“汉界”,做到“实事求是,不主一家”,并能从训诂通义理,突破旧学,提出己见。江永《乡党图考》在不别汉宋、不分古今的基础上求真求是。其辨彰学术、考镜源流、孜孜探求的即在求真求是。江氏在宫室、服饰制度方面的考据,也多有发前人所未发的成果。赵良猷《论语注参》是评论汉、宋《论语》学之精粗得失的学术笔记。据其子赵绍祖之《后跋》介绍,赵良猷没有家学渊源,亦没有师承相授,因而没有门户壁垒,故于汉宋学术没有意存轩輊的“先见”。此书最大的特点是不分古今、不别汉宋,不宗一门一户,博采各家之长。不过,作为学术笔记,赵氏也常在按语中表达见解、昭示性情,如“此节极好”“此说极好”“此说最好”“论自新警”“论自明豁”“解此殊觉费力”“尤非是”“未豁”“此融之陋也”“语谬甚”“非此句正诠也”等,极具个性,也富有感染力。

第四,皖派《论语》诠释成就显著、影响深远,其学术风格与其学术渊源和地域环境密切关联。江永《乡党图考》在当世即产生巨大影响,其诠释方法、编撰体例、诠释境界、资料之丰赡翔实、考据之深入精湛,在《论语》诠释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乡党图考》之后,接踵而作者,有黄守儼(生卒年不详)《乡党考》一卷,金鹗(1771—1819)《乡党正义》一卷,胡薰(生卒年不详)《乡党义考》七卷,魏晋(生卒年不详)《乡党典义》二册,王渐鸿(1828—1897)《乡党图考补正》六卷等。皖派的源头可上溯到以朱熹为宗的新安理学。朱熹重视名物训诂但反对“但守注疏”,长于义理发明但也反对空谈义理,此种学术追求被新安理学家所发扬。新安理学直接滋养了皖派朴学,培养了徽州文化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明末清初,歙县潭渡人黄生由训诂入门治学,开清代皖派考据之先河。较黄生稍晚的婺源

人江永,学识渊博,尤精三礼,同时期歙县人汪绂虽学无师承,但专意以考据治经,与黄氏、江氏同为皖派朴学的早期学者。此三人著书崇尚广采博引,偶立一论,必求其是。赵良猷与皖派虽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皖派朴实考证的经学宗旨、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天然地镌刻在赵氏的血液里,这与其生活的时代和地域环境有紧密关联。文献记载徽州之地虽“川谷崎岖”“地隘斗绝”,但它却积淀铸就了皖派的学术风格,所谓:“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59]此处直以皖学之“深邃”“直核”归结为徽州地理环境的影响。刘师培曾以“山国”“泽国”之地区分学术,认为山国之地,地土瘠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钱穆亦云:“徽人群居山中,率走四方经商为活,学者少贫,往往操贱事,故其风亦笃实而通于艺。”^[60]其泽被皖派学人,当属自然。从根本上讲,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正是后世皖派学术“实事求是”态度的基石。

注释:

[1][清]《清史列传·江永》,中华书局,1987年,第5490页。

[2][3][5][6][7][8][9][10][11][12][13][14][21][22][23][35][36][37][38][44][45][47][48][49][50][51][52][53][54][清]江永:《乡党图考》,《四库全书》(第2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16、716、716、748、760、760、760、761、761、812、801、713、717、802、823、718、773—774、823、716、746、753、764、806、833、834、898、858、741、732页。

[4][清]永瑢等:《〈乡党图考〉提要》,《四库全书》(第2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13页。

[15][16][17][24][25][26][28][29][30][31][32][40][42][43][46][55][56][清]赵良猷:《论语注参》,《丛书集成初编》(第495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4、12、3—4、27、19、29、13、34、28、13、41、33、29、21、30、50—51、46页。

[18][清]王鸣盛:《古经解诂序》,《西庄始存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16页。

[19][20][33][5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第46、55、22、49页。

[27][41][宋]邢昺:《论语注疏》,《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中华书局,1998年,第312、398页。

[34][58][清]戴震著、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495、505页。

[39][宋]朱熹:《论语集注》,《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中华书局,1998年,第584页。

[59]章太炎:《清儒》,徐亮工编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6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35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